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百年馆庆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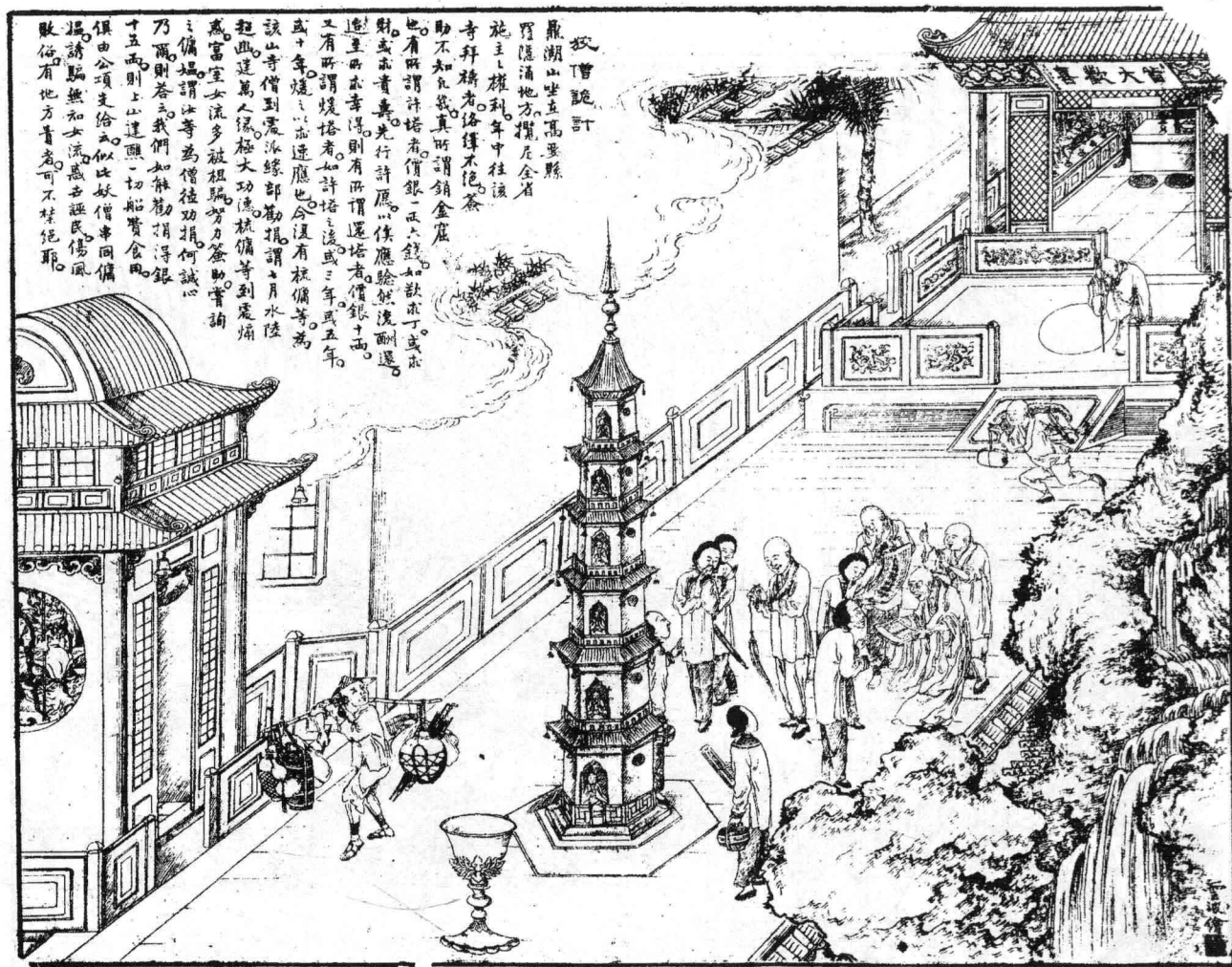
新闻旧报

清末民初画报中的广东

下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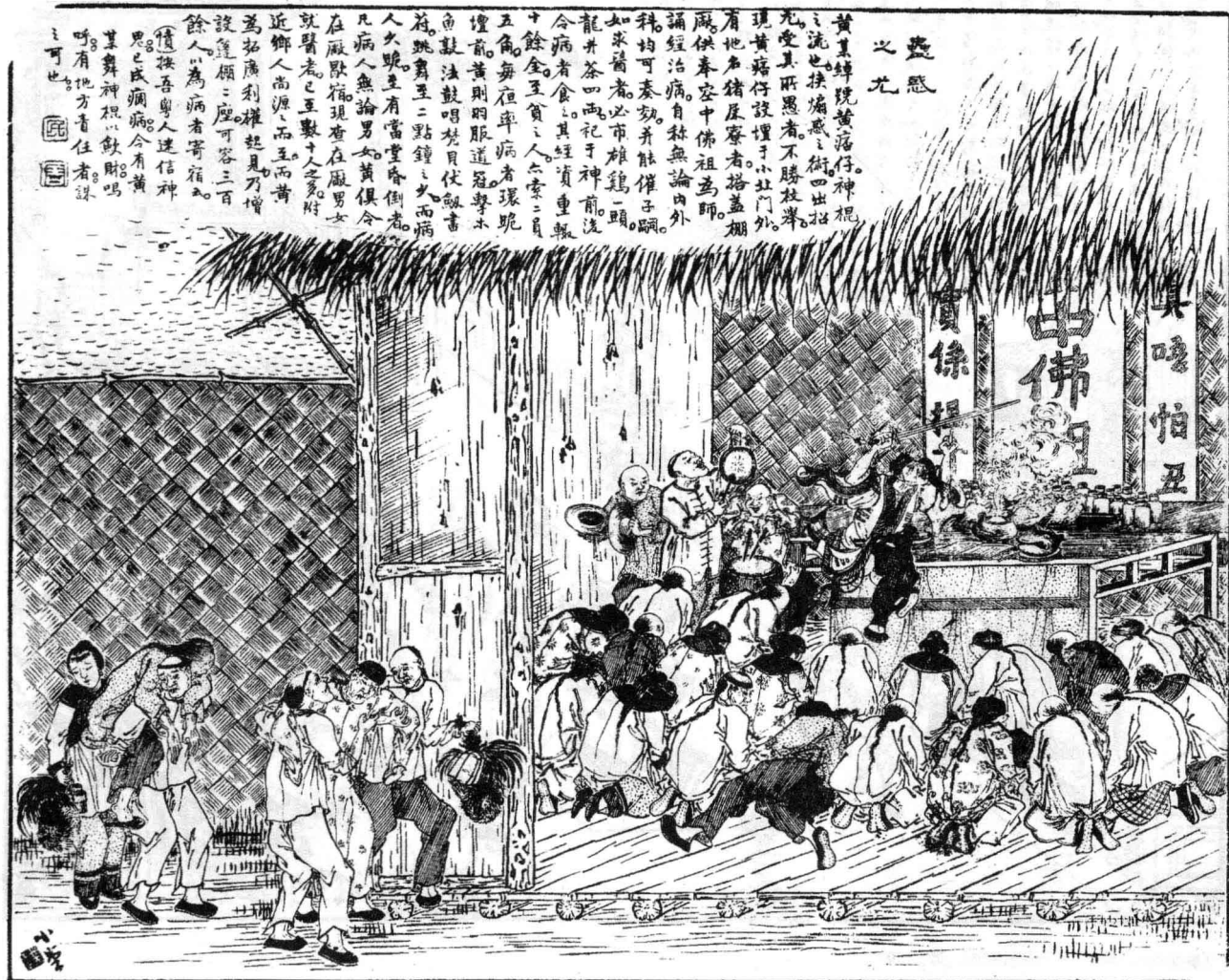
岭南美术出版社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十三期

「狡僧诡计」

鼎湖山坐在高要县罗隐涌地方，揽尽全省施主之权利。年中往该寺拜祷者，络绎不绝，赞助不知凡几，真所谓销金窟也。有所谓许塔者，价银一两六钱，如欲求丁、或求财、或求贵寿，先行许愿，以俟应验，然后酬还。迨至所求幸得，则有所谓还塔者，价银十两。又有所谓暖塔者，如许塔之后，或三年，或五年，或十年，暖之以求速应也。今复有梳佣等，为该山寺僧到处派缘部劝捐，谓七月水陆超幽，建万人缘，极大功德。梳佣等到处煽惑，富室女流多被棍骗，努力签助。尝询之佣媪，谓汝等为僧徒劝捐，何诚心乃尔？则答云，我们如能劝捐得银十五两，则上山建醮一切船费、食用俱由公项支給云。似此妖僧串同佣媪，诱骗无知女流，惑世诬民，伤风败俗，有地方责者可不禁绝耶？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十三期

【蛊惑之尤】

黄某，绰号黄痞仔，神棍之流也，扶煽惑之术四出招尤，受其所愚者不胜枚举。现黄痞仔设坛于小北门外有地名猪屎寮者，搭盖棚厂，供奉空中佛祖为师，诵经治病。自称无论内、外科均可奏效，并能催子嗣。如求医者，必市雄鸡一头、龙井茶四两，祀于神前，后令病者食之，其经费重辄十余金，至贫之人，亦索二圆五角。每夜率病者环跪坛前，黄则羽服道冠，击木鱼、敲法鼓、唱梵贝，仗剑书符，跳舞至二点钟之久。而病人久跪，至有当堂昏倒者。凡病人无论男女，黄俱令在厂歇宿。现查在厂男女就医者，已至数十人之多，附近乡人尚源源而至。而黄为拓广利权起见，乃增设篷棚二座，可容三百余人，以为病者寄宿云。

（愤）按：吾粵人迷信神鬼，已成痼病。今有黄某舞神棍以敛财。呜呼！有地方责任者，诛之可也。

棍徒

前数月有棍徒，
黄痞仔，在北门外，
猪屎寮，鼓腹，
夜代治病，
醫者，初到廣生，
錫，夜飲龍井茶，
夜靜環跪天階，
棍徒，先調治，
招引四鄉男女，
迷信神權，紛至沓來，
後被官兵拘，
逐各節，均紀各報，
茲有三水監生，
陸受中，素癖嗜洋烟，
兼因妻病，携同來省，
到黃痞仔，
求醫，不知用何偽術，
竟三日內妻病，
復發，欣慰已極，
厚酬還鄉，
詎前月，
妻病仍前，病狀復，
加沉重，烟引又復，
發，夫妻三日，
身，陸則急，
洋烟，為頂引，
烟氣，到，
塞，登時絕命，
父兄輩，均謂，
再派各人，
茶室，有異，
同到，
深，
或，
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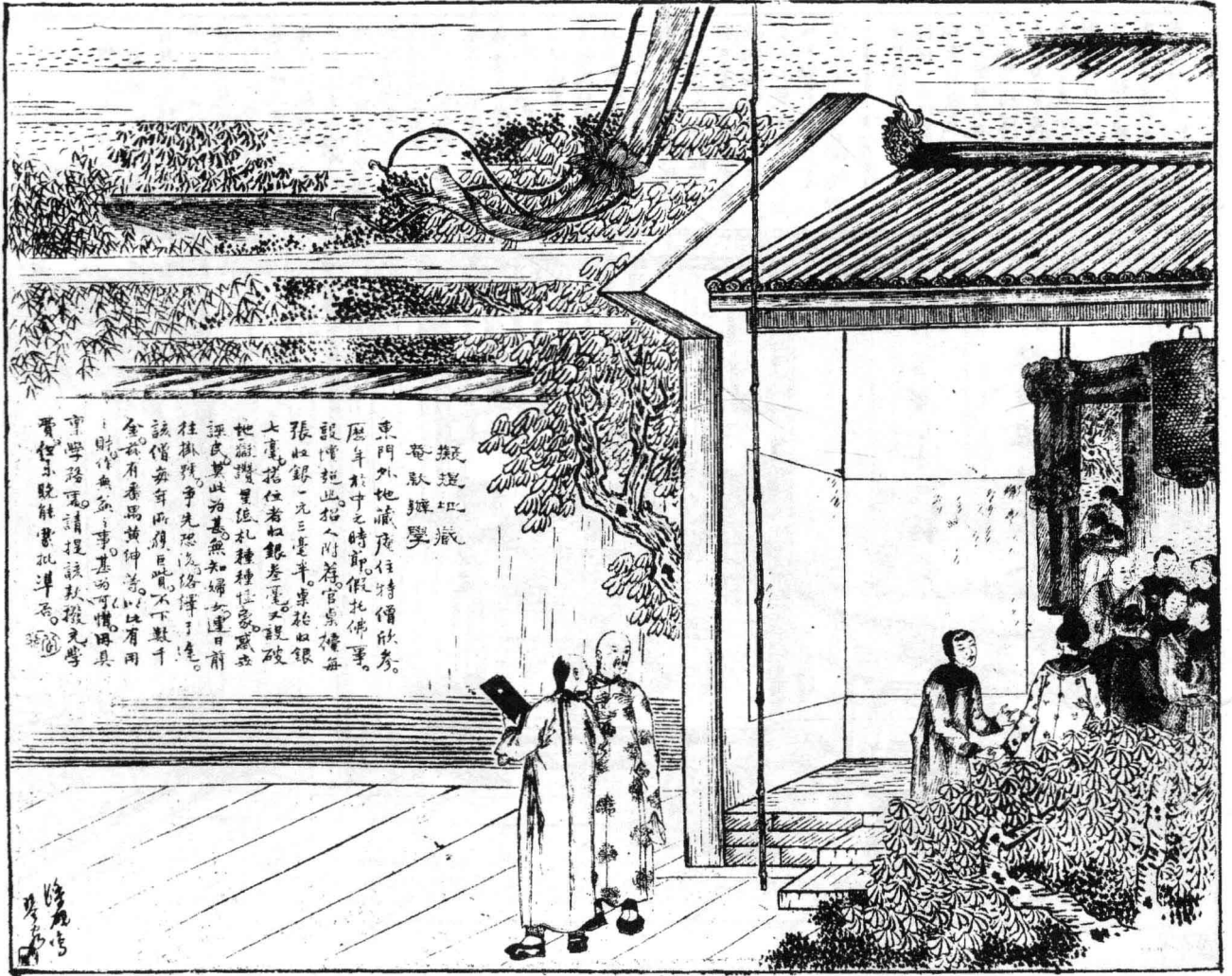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二十一期

【棍徒可杀】

前数月有棍徒黄痞仔，在北门外猪屎寮，设厂惑众，代治疾病。求医者初到煮生鸡，夜饮龙井茶，夜静环跪天阶，向棍徒会咒调治，以致招引四乡男女，迷信神权纷至沓来。后被官兵拘逐各节，均纪各报。兹有三水监生陆受中，素癖嗜洋烟，兼因妻病，携同来省，到黄痞仔求医。不知用何伪术，竟三日内妻病若失，监生陆受中烟引又不复发，欣慰已极，厚酬还乡。詎前月妻病仍前，病状复加重，陆之烟引又复发。夫妻二人同日起，其妻三日内，百医不效身故，陆则急即吸回洋烟，以为顶引，不知烟气到喉，气即闭塞，亦登时绝命。现伊家父兄辈，均谓黄痞仔所派各人分饮龙井茶，实有异味，恐有和同别项杂药，以暂为止病源云。

（毅）按：棍徒以妖术惑众，实为地方之患，安得贤有司执其一以诛之，而警其余耶？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二十二期

【拟提地藏庵款办学】

东门外地藏庵住持僧欣参，历年于中元时节，假托佛事，设坛超幽，招人附荐。官桌枱每张收银一元三毫半，桌枱收银七毫，搭位者收银叁毫。又设破地狱、赞星、纸札种种怪象。惑世诬民，莫此为甚。无知妇女，连日前往挂号，争先恐后，络绎于途。该僧每年所获巨资，不下数千金。兹有番禺黄绅等，以此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甚为可惜，因具禀学务处，请提该款，拨充学费。但未晚能蒙批准否。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二十六期

【妖道惑众】

去岁天师张元旭来粤，旋又到汕，均不利而去。兹闻又有自称天师之弟张某某，昨自厦门到汕，寓某客栈，欲行乃兄故智，愚出虎头牌二面，大书「演说道场」、「驱逐闲人」等字样，为棧主斥责，始行收去云。

（喂）按：自去岁所谓张天师南来，已沿途为有识者斥逐。今复有自认乃弟者，不愚甚耶？虽然，彼固自愚，吾人尚勿更受其愚也。

【黄痞仔又流毒禅山矣】

妖道潘子英以祈禱行騙，迭登各报。近闻佛山福贤里叶某，信之尤笃，以其孙病，设坛而禱。上月念七日，谓是祖师诞，方辦香恭賀，而其孙竟以是夕夭折。此外之迷信祈禱，谢绝药石，因而误命者，不一而足。潘之徒侶，尚侈谈灵验，恬然不知，复持缘部，遍向人劝捐贡饌。而迷信者亦竟受其欺，有助十元或五七元不等。吁！甚矣其惑也！

難兄難弟

周心周容兄弟二人，平日同惡相濟，無所不為。兼善二巷居住。月前，心在樂善戲院門首，誘拐一約十齡之幼童名曹保者回家，匿禁旬余。與容商量，帶往港中，落輪船。詎該童靈敏，窺其防範稍懈，急奔岸上，不允下船。斯時心兄弟恐其叫喊，不敢強迫，只得復帶回寓。旋因心妻語言不謹，露風聲于居鄰，遂致坊人物議沸騰。心念妻漏洩，將妻毆逐。事為該管警局查悉，立將該童起出，并拿兄弟二人，轉解正局究辦。局員廉得其情，以其誘拐明証，罪无可道，押候究辦。即傳該童之祖曹寧到局，將童領回團聚云。



庸醫誤人

鄧壽南庸醫也。恒與鄧潤結伴，走江湖賣藥為生涯。日昨馮家祠直街五十六號門牌，有某氏婦請其治病，鄧給藥水飲服。婦即覺腹中絞痛，繼而口舌均腫，不能言語。性詰問鄧，而多方強辯，不能道其病受藥之由。現該家人恐有性命之虞，扭交巡兵解局究問云。

【難兄難弟】

周心、周容兄弟二人，平日同惡相濟，無所不為，在兼善二巷居住。月前，心在樂善戲院門首，誘拐一約十齡之幼童名曹保者回家，匿禁旬余。與容商量，帶往港中，落輪船。詎該童靈敏，窺其防範稍懈，急奔岸上，不允下船。斯時心兄弟恐其叫喊，不敢強迫，只得復帶回寓。旋因心妻語言不謹，露風聲于居鄰，遂致坊人物議沸騰。心念妻漏洩，將妻毆逐。事為該管警局查悉，立將該童起出，并拿兄弟二人，轉解正局究辦。局員廉得其情，以其誘拐明証，罪无可道，押候究辦。即傳該童之祖曹寧到局，將童領回團聚云。

【庸醫誤人】

鄧壽南，庸醫也，恒與鄧潤結伴，走江湖賣藥為生涯。日昨馮家祠直街五十六號門牌，有某氏婦請其治病，鄧給藥水飲服，婦即覺腹中絞痛，繼而口舌均腫，不能言語。家人惶惶詰問，鄧尚多方強辯，不能道其病症受藥之由。現該家人恐有性命之虞，扭交巡兵解局究問云。

（陶）按：庸醫殺人，甚于酷吏，觀此不其然乎？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三十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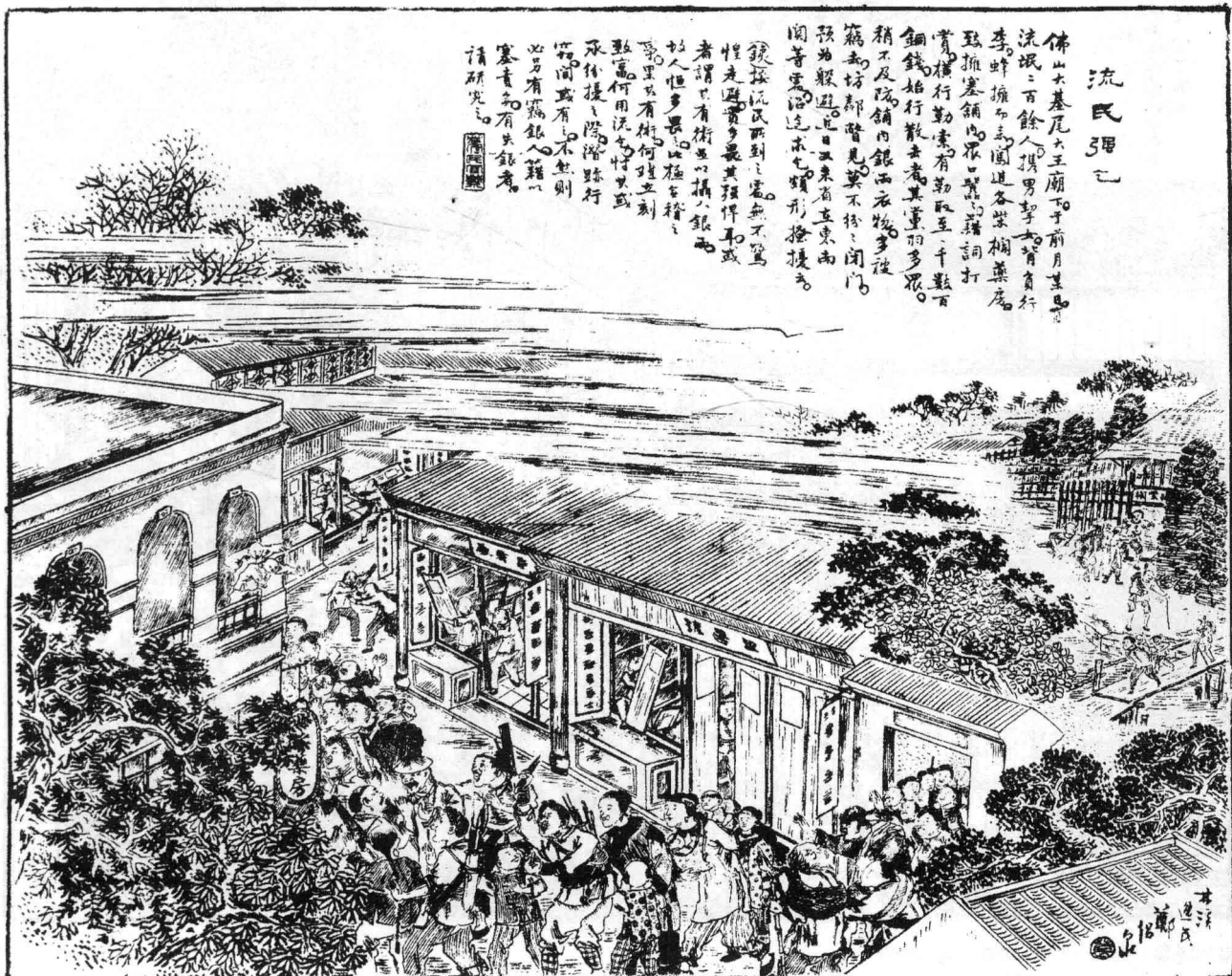
【借女行骗】

城内早亭坊李某，向以收买旧对架为业。家有一女，年已及笄。前月凭媒说合，许配大笄地余某，订期本月二十日举行文定。詎李某藉端行骗，即向各亲友并邻近借贷，均以文定之日所得聘金奉还，多有应其求者。至日前李某妻先携女去。盖粤俗例于女行聘之日，预期带往戚家，恐女畏羞，以为习俗相沿，亦不之怪。诘朝余家遣媒至，则窥户闾如，询诸邻人，无知者。盖李已乘夜举家遁去矣，只得将聘金、礼物舁之而返。嗣查得李某藉此亲事为词，已借去邻近戚友三百余金。是亦巧于骗也。

【迷劫难防】

月前某日早七点钟时候，有菜墟朱生财店伴朱甘，收得账银多金。路经故衣街口，突遇一迷拐匪徒迎面而来，将口含烟气一喷，登即昏迷不醒。惟心尚明白，强行至豆栏东街，入素识之德成米店，即已不醒人事。该店伴急用片糖解救不效。后有一无赖云，须用酸三念可解。如言试之，应手致效。而该无赖随亦不知去向云。

（陶）按：迷烟之害有二，一迷拐，一迷劫。噫呼！世风日甚，行路维艰，可慨也。



流民強乞

佛山大基尾大王廟下，于前月某日，有流氓二百餘人，携男挈女，背負行李，蜂拥而來，闖進各柴栏药房，致拥塞舖內。众口囂囂，藉詞打賞，橫行勒索，有勒取至一千數百銅錢，始行散去者。其黨羽多眾，稍不及防，舖內銀兩衣物多被竊去。坊邻瞥見，莫不紛紛閉門，預為躲避。近日又來省，在东南关等处沿途求乞，頗形騷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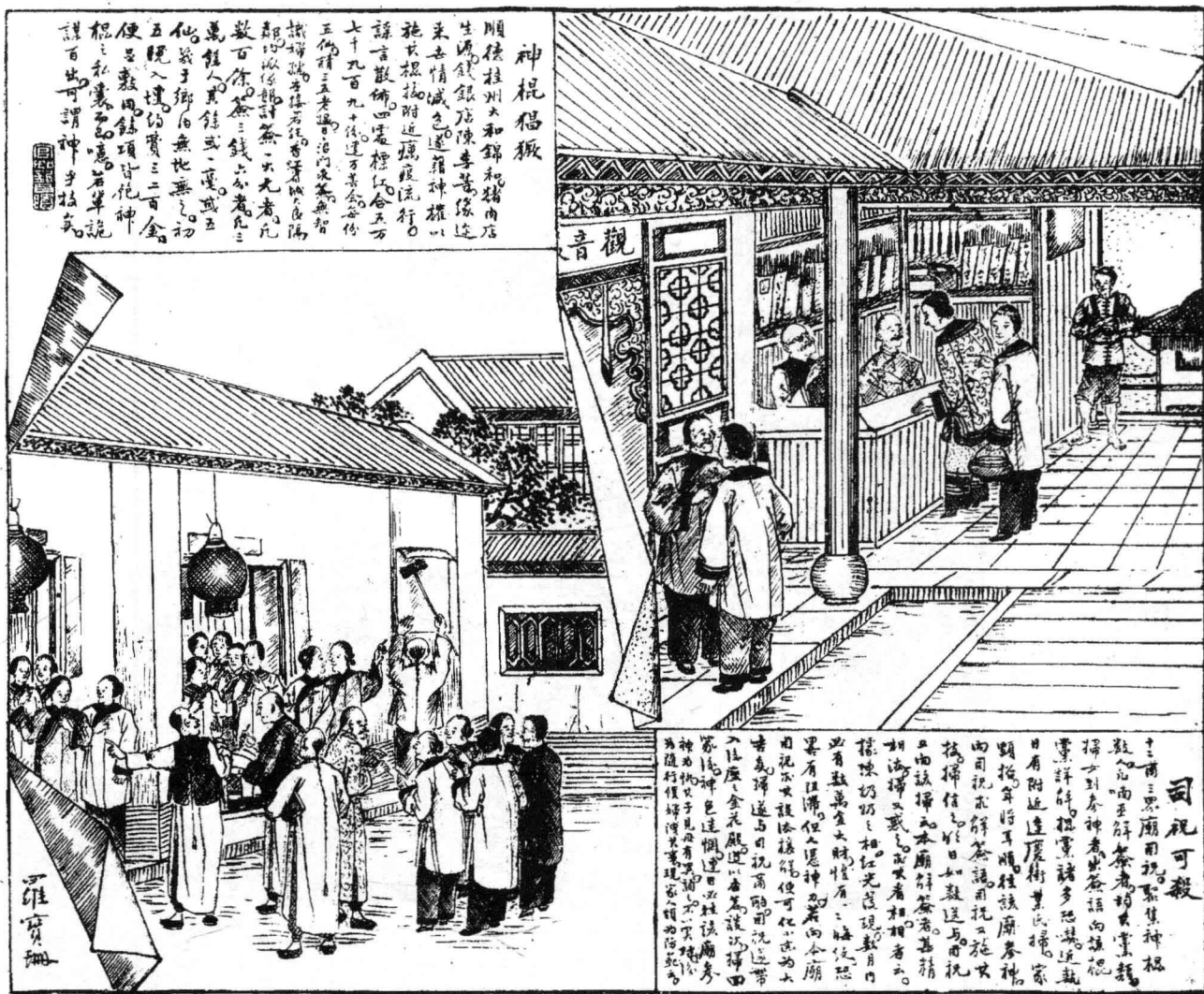
（鐵）按：流民所到之處，无不惊惶走避，实多畏其强悍耳。或者謂其有术，足以摄人银两，故人恒多畏之。此板无稽之事。果其有术，何难立刻致富，何用流乞？忖其或承纷扰之际，潜迹行窃，间或有之。不然则必另有窃银人，藉以塞責矣。有失银者，请研究之。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三十一期

【流民强乞】

佛山大基尾大王庙下，于前月某日，有流氓二百余人，携男挈女，背负行李，蜂拥而来，闯进各柴栏药房，致拥塞铺内。众口囂囂，藉词打赏，横行勒索，有勒取至一千数百铜钱，始行散去者。其党羽多众，稍不及防，铺内银两衣物多被窃去。坊邻瞥见，莫不纷纷闭门，预为躲避。近日又来省，在东南关等处沿途求乞，颇形骚扰云。

（铁）按：流民所到之处，无不惊惶走避，实多畏其强悍耳。或者谓其有术，足以摄人银两，故人恒多畏之。此板无稽之事。果其有术，何难立刻致富，何用流乞？忖其或承纷扰之际，潜迹行窃，间或有之。不然则必另有窃银人，藉以塞责矣。有失银者，请研究之。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三十三期

【司祝可杀】

十三甫三界庙司祝，聚集神棍数人，凡喃巫解签者，均其党类。妇女到参神者，出签语向该棍党详解，棍党诸多恐吓。近数日，有附近逢庆街某氏妇，家颇裕，年将耳顺，往该庙参神，向司祝求解签语，司祝又施其技，妇信之，明日如数送与。司祝又向该妇云：『本庙解签者甚精相法。』妇又惑之，求其看相。相者云：『据陈奶奶之相，红光发现，数月内必有数万金大财，惟有二三晦纹，恐略有阻滞，但人凭神力，若向本庙司祝求其设法禳解，便可化小凶为大吉矣。』妇遂与司祝商酌，司祝遂带入后座之金花殿，进以香茗谈次。妇回家后，神色迷惘，连日必往该庙参神为快。其子见母有异，询之，不以实对，后为随行仆妇泄其事。现家人颇为防范云。

【神棍猖獗】

顺德桂州大和锦和猪肉店生源、钱银店陈李等，缘近来世情减色，遂藉神权以施其棍技。附近坊疫流行，谣言散布，四处标红，合五万七千九百九十份，建万善会，每份五仙。请三五老嫗，日日沿门求签，无智识妇孺应接若狂，香江、省城、大良隔邻，均派缘部。计签一大元者，凡数百余；签三钱六分者，凡三万余人；其余或一毫、或五仙，几于乡内无地无之。初五晚入坛，约费三百金，便足敷用，余项皆饱神棍之私囊而已。噫！若辈诡谋百出，可谓神乎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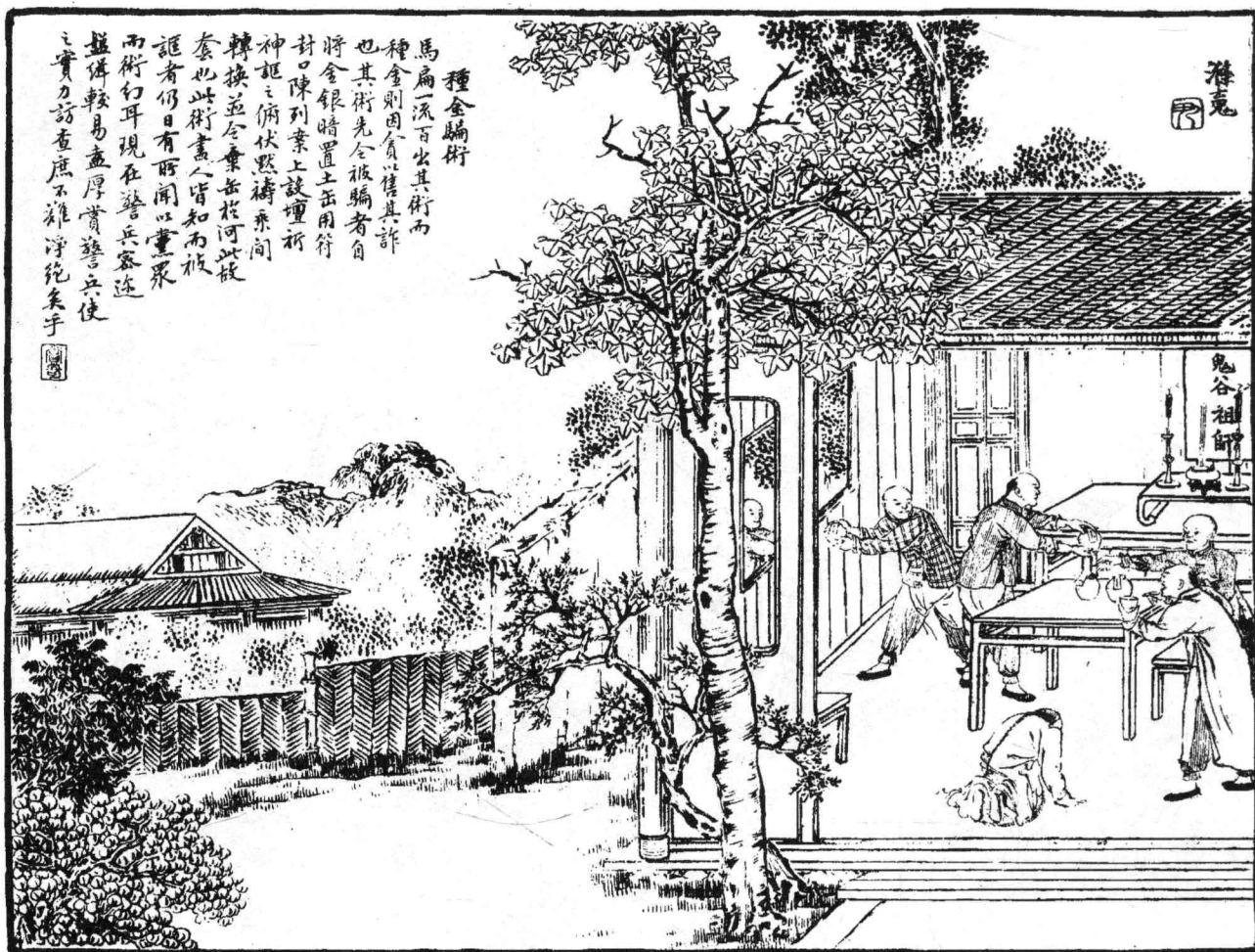
《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三十六期

順邑黃連鄉對河之黃麻涌有荒冢一丘，碑書「銀二姑之墓」。先是有禱店票于此者，獲得多金，神棍因而利用之。設棚其下，誘惑男婦拜求彩票，謂用蜆壳百二枚，書「百二」于內，覆于坟前，掩之以巾，久之揭看，仙姑必為反仰，照此投票，定獲彩銀。愚人不察，以為蜆壳能反仰，則鬼神有靈驗，信之。而不知實棍黨操入人叢，偽覆蜆壳者也，暗中反仰，揭以示人也。棍又当众喧言，謂某會我中舖票六店，某會我中山票頭彩，其中橫眉匾額等，皆神棍自為，亦狡狴實哉！然則何以無人發其覆？則以此來投司祝，月分兩期，每期數百金，一份歸紳耆，一份歸鄉費，一份歸仙姑之母，利令智昏，自無阻力也。惟此乃風俗之害，人心之賊，有地方之責，當迅速嚴禁也。

【黃連有此神棍】

順邑黃連鄉對河之黃麻涌有荒冢一丘，碑書「銀二姑之墓」。先是有禱店票于此者，獲得多金，神棍因而利用之。設棚其下，誘惑男婦拜求彩票，謂用蜆壳百二枚，書「百二」于內，覆于坟前，掩之以巾，久之揭看，仙姑必為反仰，照此投票，定獲彩銀。愚人不察，以為蜆壳能反仰，則鬼神有靈驗，信之。而不知實棍黨操入人叢，偽覆蜆壳者也，暗中反仰，揭以示人也。棍又当众喧言，謂某會我中舖票六店，某會我中山票頭彩，其中橫眉匾額等，皆神棍自為，亦狡狴實哉！然則何以無人發其覆？則以此來投司祝，月分兩期，每期數百金，一份歸紳耆，一份歸鄉費，一份歸仙姑之母，利令智昏，自無阻力也。惟此乃風俗之害，人心之賊，有地方之責，當迅速嚴禁也。

（甸）按：神棍斂財，種種可惡，稍有智識者，无不發指皆裂。黃連多此種劣棍，安得有司干涉之耶？



《赏奇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二期

「种金骗术」

马扁一流，百出其术，而种金，则因贪以售其诈也。其术，先令被騙者自将金银暗置土缶，用符封口，陈列案上，设坛祈神，诤之俯伏默祷，乘间转换，并令弃缶于河。此故套也，此术尽人皆知，而被诤者仍日有所闻，以党众而术幻耳。现在警兵密迹盘緝较易，盖厚赏警兵，使之实力访查，庶不难净绝矣乎！



左道惑人
世俗照水碗、照寶石
皆正現惑人之事亦
必串地痞為護符開
壇祈禱婦女失物者
往往成群膜拜間有
俸中亦迷信之過耳

《赏奇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三期

「左道惑人」

世俗照水碗、照寶石，皆巫覡惑人之事，亦必串地痞為護符，開壇祈禱。婦女失物者，往往成群膜拜，間有幸中，亦迷信之過耳。



老嫗 被騙 騙術亦多矣。月之某日，當潮長，水浸通渠，有老嫗負大袋，路徑德興街，水沒蹀，幾仆有某豎，知其鄉愚可騙，以伯母呼之，偽為舊識者，並以前頭水深告，欲為之切勞，代負，嫗喜以袋交之，豎負之而進，至正興街口，見其間立某攤館門首，呼嫗來前，託故時袋放下而去，嫗負袋復行，尋得其子，啟袋視之，皆瓦渣木屑，嫗袋原係牛皮碎，將易銀糊口，今被騙，行道者亦為之悲也。

《賞奇畫報》，光緒三十二年（1906），第四期

【老嫗被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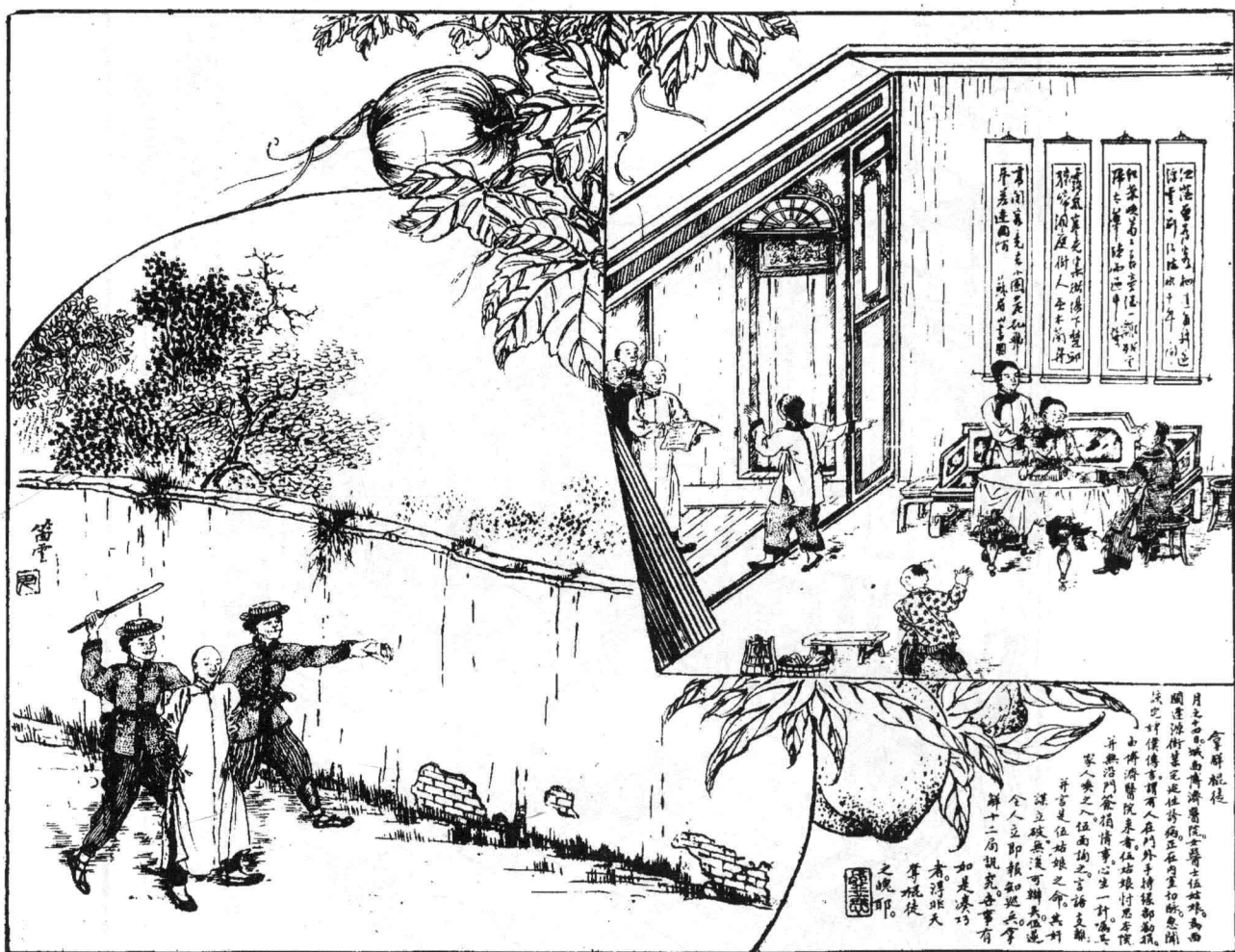
騙術亦多矣！月之某日，當潮長，水浸通渠。有老嫗負大袋，路經德興街，水沒蹀，几仆。有某豎，知其鄉愚可騙，以「伯母」呼之，偽為旧識者，並以「前頭水深告，欲為之效勞代負。嫗喜以袋交之，豎負之而趨，至正興街口，忽見其間立某攤館門首，呼嫗來前，託故將袋放下而去。嫗負袋復行，尋得其子，啟袋視之，皆瓦渣木屑。嫗袋原係牛皮碎，將易銀糊口，今被騙，行道者亦為之悲也。



《赏奇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五期

【置毒嫁禍】

东门外某洋庄席栈，日前其伙夫亚旦，煮粥以为各伴午餐，同食者二十余人，迨食后次第呕吐，晕眩倒地。司事急询于旦，据云只以米作粥，并无别物，惟学徒某甲，曾经揭煲探视。随严究某甲，甲云与旦不睦，潜置信石粥内，移祸泄怨，如用扁柏、黄土和水灌救，自可无事。询其信石所从来，则云曾习打银，得诸故主者。现如法施救，各渐有起色矣。



《赏奇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六期

【拿解棍徒】

月之十四日，城西博济医院女医士伍姑娘，为西关逢源街某宅延往诊病。正在内室切脉，忽闻该宅婢仆传言，谓有人入门外手持缘部劝捐，由博济医院来者。伍姑娘忖思本院并无沿门签捐情事，心生一计，嘱其家人唤之入，伍面询之，言语支离，并言是伍姑娘之命，其奸谋立破，无复可辨矣！伍遂令人立即报知巡兵，拿解十二局讯究。世事有如是凑巧者，得非天夺棍徒之魄耶？

晉神魚財

佛鎮近有一道士自言能為人祈禱戒烟信之者具生鷄一隻利市一出赴壇行跪道士則喃喃作咒事畢又要王家留牒流連三天臨行豫留祖師許汝戒烟此後宜堅戒毋云

（記者曰勸人戒烟可也）

以神權惑人而圖利市饒貪則不可也談狀道手段六殊不值一哂

（附錄）



《赏奇画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十二期

【僭神敛财】

佛镇近有一道士，自言能为人祈祷戒烟。信之者，具生鸡一只，利市一函，赴坛拜跪，道士则喃喃作咒。事毕，又要主家留膳，流连三天。临行嘱曰：‘祖师许汝戒烟，此后宜坚戒断云。

记者曰：劝人戒烟可也，以神权惑人，而图利市饮食，则不可也。该妖道手段，亦殊不值一晒。